

迟子建短篇小说编年
卷三 1997—2003

花瓣饭

迟子建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迟子建短篇小说编年

卷三 1997—2003

花瓣饭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瓣饭.迟子建短篇小说编年.1997~2003/迟子建著.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1

ISBN 978-7-02-008808-9

I. ①花… II. ①迟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20967 号

特约策划 杜 晗

责任编辑 杨 柳

封面设计 张志全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04 千字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9 插页 2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8808-9
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自序

迟子建

好听的故事，似乎总是短的，这经验是从童年得来的。在北极村的长夜里，外祖母讲给我的故事，往往十来分钟就是一个。我要是听了不过瘾，会缠着她再讲。而再讲一个的条件，也许是给外祖母挠痒痒，也许是帮她给炉膛添块劈柴——那通常是冬天的夜晚。外祖母要是心情好，精神头足，会一连气讲两三个故事。外祖母睡了，可她口中蹦出来的神仙鬼怪，却在我脑海中翻腾不休，让我在午夜时，眼睛睁得跟十五的月亮一样圆。

其实很多作家与我一样，初涉文坛，演练的是短篇。当代比较活跃的小说家的处女作，不是中篇长篇，而是短篇，便是明证。而以短篇雄踞文坛的中外名家，也不胜枚举：契诃夫、马克·吐温、蒲宁、杰克·伦敦、欧·亨利、莫泊桑、乔伊斯、福克纳、亨利·劳森、爱伦·坡、川端康成、蒲松龄、鲁迅、郁达夫、沈从文、汪曾祺等等。甚至以长篇见长的海明威、雨果、托尔斯泰、福楼拜、卡尔维诺等，也都有令人激赏的短篇。

我没有细致统计自己发表的五百多万字作品中，短篇究竟占多大的比例。我只知道，从一九八五年发表作品至今，我与短篇心

心相印，不离不弃。哪怕创作耗时两年的《伪满洲国》，这期间我也写下《清水洗尘》等短篇。在已经出版的七十多部作品中，除却长篇，我的自选集总不乏短篇的影子。而关于短篇的话题，这些年来，亦有零星表述。

短篇小说舞台不大，所以作家在起舞的一瞬，身心要在最佳状态，既要有饱满的激情，又要有气定神凝的气质。不要以为舞台小，它的天地和气象就小了。在小舞台上跳得出神入化，大世界的风景就妖娆呈现了。你在与天地交融的时刻，会觉得脚下的流水，与天上的银河连为一体了。你既是大地之河的一簇浪花，又是天河中的一片涟漪，晶莹剔透，遍体通泰。而这种美妙的感觉，在长篇的写作中几乎很难感受到。

短篇小说像闪电，平素隐匿在天庭深处，一旦乌云积聚，人间的黑暗和沉闷达到了一定程度，它就会腾空而起，撕裂乌云，涤荡阴霾，让光明重现。这也就是为什么，人们读好的短篇，会有如沐喜雨的感觉。

以编年形式编辑短篇小说，使我有机会回望自己的短篇之旅。按发表的时间顺序，我将它们分为四卷，平均每六年为一卷。最初选取书名时，很奇怪的，依照卷次，跳入我眼帘的竟是这样的书名：《鹅毛大雪》《亲亲土豆》《清水洗尘》《一坛猪油》。四字的篇名，在我的短篇中，虽然也不少，但像《逝川》《野炊图》《白雪的墓园》《一匹马两个人》《朋友们来看雪吧》等两字三字五字六字甚至七字的篇名，也很常见。为何映入心中的，却是它们？除了押韵和顺口，我留意了一下这几个篇名的最后一个字，豁然开朗，“雪、豆、尘、油”四字，岂不概括了短篇的本质？“雪”来自天上，属寒；“豆”来自大地，属温；而“尘”和“油”，冷热纠结，既是世俗世界的产物，又是心灵世

界的元素。能把这四字写足，无疑是参透了人世的冷暖欢欣，短篇也就亭亭玉立了。不过，为了避免引起读者的误解，我还是用这样的篇名统领各卷：《北国一片苍茫》、《亲亲土豆》、《花瓣饭》、《一坛猪油》。而它们，也能代表各个时期，我短篇的特质。

如果说人生是一支漫长的歌的话，那么这支恢弘的长歌，是由无数的短歌构成的。我愿意在创作的路上，拾取这样的短歌，边走边唱。

2010年9月哈尔滨

目 录

驼梁.....	001
朋友们来看雪吧.....	021
清水洗尘.....	032
灰街瓦云.....	053
河柳图.....	074
行乞的琴声.....	095
月白色的路障.....	112
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.....	129
换牛记.....	144
花瓣饭.....	160
一匹马两个人.....	183
门镜外的楼道.....	202
雪坝下的新娘.....	223
微风入林.....	241
夜行船.....	263

驼 梁

盘山公路像条巨蟒一样缠绕在山岭间。如果路的左侧是黑魑魍的山，那么右侧一定就是悬崖沟壑；而如果右侧是壁立的山影，左侧就一定就是万丈深渊了。十七岁的王平是第一次跑这条路，又逢上了个无月的夜晚，心中便有几分忐忑不安。

现在是夜半时分，没有一辆车与他交错而过，也没有一处村落的灯影来温暖他一下。他的货车上载满土豆，这是从几个村子收购而来运往石家庄的。王平脚踩油门，眼睛警惕地盯着前方，将车速放慢，唯恐急转弯时万一不慎而落入深谷。有一年他在屋顶翻晒花生，不慎将脚旁的南瓜碰了一下，这南瓜骨碌碌地滚向屋檐，画出一道优雅的弧线落到场院上，“噗——”的一声闷响，南瓜开了花，连籽带瓢四分五裂。莹白如玉的籽浮在如泥一样金黄的瓢上，色彩倒是极端地美了，可却给王平留下了极为不妙的联想。如果汽车落入悬崖，肯定比南瓜的命运还要悲惨。车体很快会破损而变得奇形怪状，人体则会持续涌出一汪一汪的血来。南瓜摔碎了还能用它来喂猪和鸡，而人摔碎了却是累赘重重，有幸活下来的非残即傻，绝大多数人一命呜呼，给亲人们带来无边的悲痛和哀愁。

由于出发前下过一天的雨，道路还有些湿滑。王平在一处急转弯时握方向盘的手不由微微发抖，眼前出现了南瓜由屋檐坠地的

情景，那道优雅的弧线也奇妙地重现了。王平不由出了一身的虚汗，他马上踩了刹车，伏在方向盘上凝神定了半晌，这才微微抬起头来。现在他已经觉得脚下的盘山路是一条毒蛇了，你若轻轻地踩着它走，它也许会安然宁卧着不伤害你，而你一旦撒起野来，它便会狠命地咬你一口。

王平便想想高考中的事情。本来已经觉得这事情被他超脱到蓝幽幽的山谷、成为往昔的一种梦幻了，不料它今日又凄怨地掉过头来纠缠他。

王平生王家峪，在离王家峪五十多里的县城读的高中。他的学习成绩在班级虽然说不上名列前茅，但还是处于中上游。老师认为他考上个一般大学不成问题。与王平同班有一个女生叫李淑娟，是李家坪的，比王平大一岁，与他斜对桌，王平听课溜号时常常把目光斜在她身上。他特别喜欢看她那张白脸，不知她每天喝着什么水养出这么水色的皮肤来。其他女生的脸都黑乎乎的，皮肤又粗糙，即使眉眼好，也仿佛珍珠落入泥里显不出来。独有李淑娟，五官算不得上乘，可因为有了好皮肤的衬托，就显得漂亮得与众不同，王平一看她的脸就有一种触摸的欲望。李淑娟与王平一样，在班级的学习成绩处于中上水平，这使王平尤为得意和放心，因为这意味着考大学时他们会分数相差无几，而后双双进入同一所大学。当然，前提是得搞清李淑娟的报考志愿表。

王平一想起李淑娟，心中便又有了几分火气，原先他还以为这火气早已灰飞烟灭了呢。他踩着油门，重新上路，车灯把前方的路照得很白，他加快了车速，因为他不想让自己再想李淑娟的那张白脸，他要高度集中精力，所以必须加快车速。他练车不过一个月的时间，就驾驭自如了。他的师傅是他的哥哥王安，在县城一家长途

汽车运输公司当副主任，牛气得很，穿皮鞋打领带，抽烟使着进口的打火机。王平因为高考被李淑娟分了心思，所以有两科答卷一塌糊涂，他仅以八分之差名落孙山。落榜的那天他看着谁都想哭，只觉得一个宏大的计划突然落空了。当时他爹正坐在一块石头上一边歇脚一边抽烟，他一看见王平进村的步态，那东一下西一下的类似牲口累到了极点的走态，便知儿子的书白念了。他一拍屁股从石头上站起来，说：“快回家喝碗热汤，你妈都等急了。”

王平说：“没中。”他深深地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：“就差八分。”

“没中就没中。”父亲说，“念书又伤脑筋，没中倒好。你哥前天还捎信来，说是没中就进城找他学开车，跑运输挣钱挣得狠呢。”

王平很想说再给他一年的时间，念了十几年的书又不差一年了，可他说不出口。家里人仿佛都为了他的落榜而欢天喜地似的，因为他们认为开汽车比进大学要前程远大。开汽车可以四处跑，又长见识又挣钱，不愁娶媳妇，而进大学则如同进了笼子，四年待下来，男生的脸都寡白，满脑子爬着书虫子，干不动活，又不懂社会上新兴的一套，只是会花前月下拉女朋友的手，白白伸出一双赤贫的手向父母要结婚的费用。所以王平的父母马上怂恿儿子进城投奔哥哥。哥哥一见王平，便把口中正嚼着的一块口香糖喷到地上，拍着他的脑门说：“打起精神，别这么没出息！”王安接着又拍自己的胸脯，直拍得满身的名牌装束跟着颤动，“看看你哥哥我，没念过大学，不是照样指挥人，衣食不愁！”

王安抽出一个星期的时间专门教王平开车。其实学车跟练骑马一样，摸清了车的脾性，不出一周便能驾驭自如。先是慢慢地跑，然后逐渐加速，那种飞驰的快感不言而喻。不出一个月，王平便可以开着车上路了，哥哥走后门为他办下驾驶执照。王安将驾驶证递

给弟弟的那一刻说，“好好干，一年下来就是个万元户。跑短途运输，干熟了再跑长途，长途挣钱多。”

王平把驾驶执照揣进上衣口袋，慢腾腾地将车驶出县城，一直朝李家坪开去。

盘山公路蜿蜒无边。王平一想起去李家坪的经历，脸上不由火辣辣地发烧，李淑娟掴在他脸上的那个嘴巴又起了作用，他心跳加快，浑身燥热，觉得脚下的路跟李淑娟一样扭曲可憎，他一遍遍地跟自己说：“我会征服你，我用最快的速度征服你。”王平的驾驶技术称不上娴熟，这又是在险段上，一个弯连着另一个弯，可他却频频加速，这使他不至于再接着想去李家坪的遭遇。车厢后的土豆随着飞快的车速而相互摩擦着滚动，好像在喋喋不休地埋怨他：你弄破我们的脸皮了，疼死了！

车灯大开着，像是机关枪的火舌一样炫目。路上光芒四射，白得耀眼，真像李淑娟的那张白脸。“你这张脸有什么摸不得的，我偏要摸！”王平觉得漆黑的轮胎就是自己的那双黑手，他要让它激烈地触摸像李淑娟的白脸一样的路，所以他又一次加快了车速，他的胸脯一起一伏，突然，“咔——”的一声响，他和汽车刹那间处于静止状态。灯光不见了，道路不见了，驾驶室里发动机的震颤也消失了，四周黑漆漆的一片。王平用手抱住脑袋，他想：“也许我掉到谷底啦，不然车怎么会不动了呢？”

“我还活着吗？”王平问自己。

“活着就会想事情。”王平鼓励自己说：“想点什么事情吧，这样我会知道自己还活着。”结果他又一次准确无误地想起了驱车去李家坪的经历，他这才狠命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，说：“活着！”

他打开驾驶室的门，战战兢兢地下了车。没有月亮，这使他觉

得黑暗的强烈。路的左侧是黑魆魆的山，没有长什么大树；右侧是清幽幽的山谷了。王平走到车前，努力睁大双眼，使视线变得清晰一些，结果他发现车的右轮胎已经有一小部分探出路边，如若再过一秒或是半秒，车头便会栽进深谷。王平吓得瘫软在地上，这时候他听见了谷底传来悠扬的流水声，他不由流泪了。他一边哭一边慨叹自己的命大，“命真大啊！”他一遍遍地跟自己说，泪水和着鼻涕一起朝下淌。

听那“咔——”的一声果断的脆响，他断言机器出了大毛病，或者是连接货箱的中轴断了。可是中轴不会影响发动机，也许是电路出现了故障。王安把这辆车派给他时还说这车的性能好，虽然半新不旧，但很结实。谁料它结实得像一个坐月子的女人的那双奶，禁不住自己的奶水了，滋滋地往外冒。这下子出了大祸患，而他又束手无策。哥哥只教他开车，又没教他修车的本事。难道是他加的满满一箱油耗没了？这都不太可能。前几次出车他跑的都是短途，有时从县城往一个村子拉基建设备，有时是运大米、油和面粉。他从村子回来后也不空车，进城赶集的人桃红柳绿地挤在车上，吱吱喳喳地叫。和他们一起上车的还有鸡鸭，有一次一头猪也被捆了脚扔上车，哼哼地被拉到城里去卖。农人们到了城里就跳下车带着他们的东西四散了，而他的车上往往遗落着鸡屎和猪粪，害得他还得撮点灰来把它们收拾掉。王安有一次对他说：“以后别捎那些村里人，弄得车厢屎啊尿啊的，添自己的乱。”

“车反正也是空着回来。”王平说，“他们爱坐就坐吧。”

“这些村里人才小气呢，为了省下自己的几个钱，不坐客车，坐你的蹭车，一分钱不收，还要白白为他们打扫落在车上的脏东西，你又不欠他们什么，不能开这个头，那会没完没了的。”王安说。

王安进了县城，就把所有小于县城的地方叫“村里”，这让王平有些愤愤不平。况且他又不是县城的领导，只不过管着一个运输公司的极少一部分车辆，每年的年底还得夹着尾巴做出孙子相带着礼品去找交警套近乎，否则你的车没出城就被罚得溜光干净。王平不听哥哥的劝告，从村上回来仍然捎回人和畜来。坐车的媳妇们都夸王平长得好看，说他宽额头，浓眉毛，眼睛有神，双耳垂珠，一准能讨个如花似玉的媳妇搂在热乎乎的炕头。王平便脸红了，只是嘿嘿地笑两声。

哥哥一周前出差去广州了，临走把王平托付给运输公司的一个朋友，让他好好关照弟弟，挣俏活，别跑长途，这人口口声声答应了，而过后却把最艰巨的往石家庄运土豆的任务交给了他。

“你拉这一趟下来，少说这个数。”那人挺起一只巴掌。

“五百？”王平说：“我去。”

王平想：“你李淑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不就是进了石家庄的一所大学了吗？如今我也进石家庄，我开着汽车去，我要把车开到你们学校门口，吃饺子，啃猪蹄，喝橘子汁，石家庄算个屁！”

于是王平就上路了。虽然他明白哥哥的好友在骨子里并不是给他寻方便。他自己也不稀罕多挣那几百块钱，只是那个目的地实在太诱惑人了。他到乡下收土豆时逢上了雨，误了一天的工，否则他也不会夜里出发跑长途的。临出发前，一家个体运输汽车司机告诉他，有一段盘山公路很危险，开时要小心，不过到了驼梁就好了。

“驼梁是个什么地方？”王平问。

“驼梁就是驼梁。”人家说。

王平晚上九点左右才上路，那些装土豆的农人们磨磨蹭蹭地

耽误了好长时间。装满土豆，上面又苫了一层雨布，王平便出发了。由于吃了两海碗的羊肉炖萝卜，所以一路上气顺得很，他接二连三地尽兴放屁，却听不到屁声，因为它已经淹没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了，这使他非常快乐。他上高中时可没这样随心所欲过，有一次在一堂语文课上他为了忍一个屁憋得肚子疼，老师却不厌其烦地讲着《捕蛇者说》，这使他以后一上古文课就紧张。有一个女生因为在课堂上明目张胆地放了一个响屁，羞耻得不敢再去课堂，硬是换了另一所中学。现在王平觉得走上社会的确自由得多，虽然斯文扫地，但又是何等的有种顶天立地的快意啊！所以刚一上路时他还哼唱乡俚小调，但是两个多小时平坦的道路骤然消失，他驱车胆怯地驶上盘山公路后，就不那么悠闲惬意了，因为夜越来越深，周围没有村落的灯火，如果没有明亮的车灯，他会以为自己在地狱中穿行。而就在这时他首先不该想起那个从屋檐坠地的南瓜，更不该想起李家坪的经历和李淑娟的那张白脸，这一切给他带来了厄运。

“命真大啊。”王平仍然一遍遍地这样跟自己说，一边流着眼泪和鼻涕。

车的右轮胎扭曲着脖子梗向谷底，那样子有几分恶作剧未成的败兴，仿佛在说：“瞧瞧，车要是不在这个时辰坏，我就跳下去潇洒一回！”

王平可不想去潇洒。王家峪还有他的父母，他们还等待他几年之后娶回个俊媳妇、生个胖娃娃呢。何况他刚刚踏入社会，对许多事情还是一知半解的，如果出了意外，他死时一定连眼睛都闭不上。

他抬起手腕看看表，可那不是夜光表，又没月亮，加上他哭得视线格外模糊，所以一分一秒都没看到。他这才懊悔自己没有驾

驶室的工具箱里备上手电，不过即使那里有，他也不敢上车去取的。因为他不知这车的毛病出在哪里，如果它现在跟人一样只是发一会儿癔症，会不会突然间在他登车的一瞬间又马达声声呢？如果它突然好使了，而方向盘又失灵了，也许它会带着他在刹那间投入深谷，“轰——”的一声巨响，汽车四分五裂，油箱会爆炸起火，而他则名副其实地被火葬了。想到这里，王平不再哭了，他立刻起身朝车的左侧走去，他生怕这庞然大物会突然苏醒过来，将他挟持进深渊。

深秋的夜很凉，王平穿着件蓝布上衣，里面只套了件绒衣。他浑身上下打着哆嗦。他摸了摸上衣口袋，摸到一盒火柴，只是烟盒却是瘪瘪的。不久前哥哥怂恿他吸烟，说是司机跑车时吸烟会解乏和提神，而且还能显示出男子汉的气概。哥哥送给他一条“阿诗玛”香烟，他只抽了两支，因为他不习惯，何况那烟的名字让他产生不妙的联想，仿佛是把一张美丽的女人的脸给抽得皱巴、枯黄了。他觉得香烟的名字应该以虎、蛇、猪、马粪等等来命名才恰如其分，或者那烟的牌子干脆就叫“狗屁”，叫“阿诗玛”有多么亵渎啊。他去乡下装土豆时这盒烟本来还是鼓的，不料他跟调拨员打招呼递上香烟时，那人却毫不客气地接过烟四散给其他人，连句“借花献佛”的话也不说，俨然他是那烟的主人。然而那人却没忘了在王平上路时把烟盒还给他。他看也没看就塞进口袋，没想到竟是空空如也，一支也没给他剩下。王平不由骂了一声“孙子”，然后把空烟盒揉成一团扔在地上。他划根火柴，借着那点鲜亮的光看了一下手表，是午夜十二时过一刻。他对着那时间发呆的时候火光倏然消失。他又被无边无际的黑暗所包围。他所能听到的是自己的心跳，咚咚咚咚咚，很强烈，真有点像正月十五秧歌队的鼓点，他担心它会跳得爆裂。

“我不能在这里等着。”王平对自己说，“我得继续向前进，现在不会有另外的车经过这来搭救我。”

王平抬起头努力看了看头顶的山，在山尖的极顶他见了几颗小小的星星，渺茫而黯然，但这微弱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光亮毕竟给了他一丝慰藉。他低下头又看了看那辆抛锚的汽车，忽然一阵辛酸涌上心头。他想这一辈子如果就这样当个司机，常常披星戴月，饥一顿饱一顿的，不出三十岁就会成一个满脸胡碴、形容枯槁，见人说粗话的下人了。他所有的生计都将挂在这辆车上，当车因为天长日久的颠簸而变得破烂不堪时，他也就衰老得不可收拾了。他的一生会经历多少这样的汽车深夜抛锚的情景，已经无从预想了。王平这样一想，便觉得已经被抑制下去的泪又水一样漫上心头了。

“我不能等着，这里这么黑，我得向前走，前边肯定有村落，有了村落就会有灯火。”王平激励着自己。

他开始挪动脚步，沿着盘山公路向前走。走了二百米左右的时候，他想回头看一眼他的车，可他什么也没看见，因为他已经转弯了。他在回头的一瞬心惊肉跳了一刻，而那黑暗仿佛都凝聚在他的后脑勺上了，他觉得那发麻。王平停住脚步，他划了一根火柴，这才觉得血液又畅流起来，他睁大眼睛看着那光，直到它烧疼了他的手，虚弱无力地泯灭在夜色中。

“要是有一只手电筒多好。”王平想，“有支火把就更好了。”

想到火把，王平有些开窍了，他何不找一段树桩来喷上汽油，将它当作火把朝前走呢？可是这黑乎乎的山上哪里能那么轻易找到合适的火把材料，而且还要用什么麻质之类的东西裹一下火把的端头，使之隆起；再说他也不敢贸然打开油箱，因为他觉得那车到处都潜伏着鬼怪，随时准备着做妖。而他更不想走回头路了，后

面的路是如此黑暗。

王平飞快地向前走着，每当他觉得那黑暗罩得他几欲窒息时，他就划一根火柴来壮壮胆。他不知前方的路还有多长，所以他用火柴时尽量节省，想把它们用在最关键的时刻。

他又鬼使神差地想起了高考的事情。七月七日第一科考语文，当他拿着准考证进入考场时意外地发现李淑娟和他同一个考场，并且仍然与他斜对过，他随时能窥视到她的一举一动，这使他欣喜异常。不过那天李淑娟的脸色大为不妙，不是平素那种滋润的白色，而是毫无光泽的苍白色，嘴唇也显得灰白，眉头蹙着，她不时地弯下腰用手捂住肚子。王平见状不由心惊肉跳，很想问问李淑娟究竟出了什么问题，但考场的铃声响了，监考老师夹着试卷进来宣布考场纪律，而另外一名巡视的老师则过来小声俯身问李淑娟：“能坚持住吗？”李淑娟只是微弱地点了点头。

“别担心，外面有急救医生。”巡视老师安慰着，并且拍了拍她的肩膀。

“谁让你随随便便地拍女学生的肩膀了？”王平心里气愤地骂了一声那个年过半百的老师，虽然他明白他的询问带着一种父爱般的关怀。

王平拿到试卷后大致浏览了一下，就满怀忧戚地悄悄看着李淑娟。她用左手捂住肚子，右手拿着钢笔，有些支撑不住的样子。她究竟得了什么病？阑尾炎？痢疾？王平不由胡思乱想起来，心中暗暗为她叫苦。

王平有个毛病，一旦犯起急来脑袋里一片空白。而他的语文成绩又是他所学科目中最差的。他尤其不喜欢写作文，觉得用很多词凑起一篇文章实在是痛苦，当他为李淑娟担心的时候，心里一紧，